

André Maurois 著
金 萬 扶 譯

法 國 的 慘 敗

新生命社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十五日出版

法國的慘敗 一冊

每冊實價國幣一元
外埠酌加運費郵費

著者 Andre Maurois

譯者 金萬扶

出版者 新生命社

上海郵政信箱一九二七號

代售處 各大書局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法 國 的 慘 敗 目 錄

著 者 序 言

第一章	英法作戰準備不足的原因	(一)
第二章	作戰初期八個月浪費的原因	(二一)
第三章	領袖間的衝突妨礙了作戰行動	(四九)
第四章	德國攻擊迅奉膚功的原因	(七一)
第五章	英法同盟的分裂	(九七)
第六章	法國的遭遇	(一二三)

附 錄

歐戰大事日誌	(二〇)
法國戰敗前後大事日誌	(四八)

第一章 英法作戰準備不足的原因

一九三五年歲尾某日，我在倫敦和邱吉爾飲宴於勒司利夫人（Lady Leslie）的家中。邱吉爾便是這位女主人的姪兒。宴罷，邱吉爾挽着我走入一間斗室裏。

「現在，莫亞先生，」他毫不客氣地對我說：「你不要再寫小說了。不！你也不要再寫傳記了。不！」

我看着他覺得有些詫異。



邱吉爾

「你現在要做的，」他繼續着說：「就是一天寫一篇文章，單就一個題材的文章，而且要天天如此。所寫的文章，要竭盡方法就一個題材的意思來發揮：法國的空軍向來稱爲世界最優越的，現正退化到第四或第五位了。德國的空軍向來稱爲不存在的，現已進步到世界最優越的地位了。我沒有旁的話對你說。要是你把這種真情向法國宣佈，要是你能使法國聽信這種真情，那你就比描寫女人的戀愛或是男人的野心，盡了更偉大的責任。」

我回答他說，不幸得很，我不是航空專家，不配談這問題，我縱能談這問題，恐怕也不會有人聽信，所以我不從他的忠告，定要繼續寫我的小說和傳記。

『那你就錯了。』他帶着有力而譏諷的音調說：『現在德國空軍所包藏着的威脅，正是給法國人够味的好題目。爲了德國的空軍，你們的國家或將滅亡。你們的文化和文學都是非常優越的；可是沒有武力的文化，立刻可以變成死的文化。』

邱吉爾勸我寫的那種文章，我沒有寫，迄今思之，悔之已晚；但是，他的那一番談話，是令我印象既深，而且永感不安的。自後關於我國空軍的情形，我曾向國內有資望的人探詢過好幾次，不料每次的答案，不是閃爍其詞，便是直言不諱地表示悲觀。

『一旦戰事爆發，』有一位里昂轟炸機隊的空軍上校告訴我說：『我和我的駕駛員唯有勇往直前冒死而已，這就是我們所能幹的！』

『爲什麼呢？』我問。

『因爲我們空軍人員太少，所駕的飛機都是陳舊不堪應用的。』

迨至一九三六年，法國國內的情形益趨惡劣。許多工廠的靜坐罷工，政府的庸弱無能，官僚的腐敗習氣，致使法國生產幾等於零。在一九三七年這一年間，法國飛機製造廠出產的

飛機數量，竟降至每月三十八架的數目，而同年德國的產量則每月超過千架以上！

法國的工人和工業領袖之間，常存着一種劇烈的敵視心理，遂令彼此關係漸成惡化；德國不然，德國政府早已動員了全國各種力量，準備着復仇的戰爭。納粹統治弱不經風的種種荒誕傳說，當時盛行於法國全國，這可說都是如意的設想。確知德國真情的，像英國駐德大使費浦斯爵士（Sir Eric Phipps），法國駐德大使龐賽（Francois Ponce），數年以來向各該本國不知道反覆告誡了多少次。我猶記得在一九三七年時，曾親聆過他們兩位的話。

『不要有什麼錯認了，』龐賽說：『德國是強的；它有自知之明，且已決定要使用它的力量。英國和法國祇有兩種行動的路線可資採擇：兩國捐棄前嫌，戮力同心重振軍備，或是試與德國謀取諒解。』

『但是那是可能呢？德國要不要諒解呢？』我問。

『德國，』龐賽用幽默家諷諷的語調說：『德國不要什麼，但同時却什麼都要……它要想發動，換言之，就是他要想變動……德國今日的領袖，莫不好大喜功。你願意去悅服他們嗎？那末你可在萊茵河的兩對岸，面對面的建造兩個巨大的梯子。岸這邊站着手持卍字旗的數百萬德國青年，岸那邊站着手持法國旗的數百萬法國青年，叫他們雙方排成陣形，各自在

梯子上跑上跑下，同時萊茵河的中流蕩着一隻小艇，由甘茂林與希特勒會見。如是，法德之間，要是法國也是強的話，或者可以獲得諒解的機會……然而要是你採取德國所蔑視的外交辭令和手腕，來維持和德國的關係，要是你繼續起草宣言發表演說，不去建造飛機和坦克車，而直接就去抵當戰爭，那末那樣的戰爭，我們是決難獲勝的。」

能够估計德國新武力的當不祇龐賽一個人。各國拿納粹所耗的軍費，和英法兩國所耗的軍費比較一下，都很明白歐洲的武力均衡是在移動了——因此許多國家都警戒起來。法國駐波蘭大使拉洛雪（Laroche）時常對我說，譴責波蘭人自一九三六年後的親德，這是他認為不公平的。

「你還能有甚麼希望呢？」他說：「當他們眼見得德國的重振軍備，英法絲毫不加反對，眼見得希特勒在一九三六年三月進兵萊茵地區，（這明明是違反羅加諾公約的舉動），法國從未舉一指加以阻撓。他們雖曾由無線電聽得法總理的廣播說：「我決不容許斯特拉斯堡（Strasbourg）留處於德國炮火射程之內，」然而繼這篇廣播演說之後，一些沒有動靜，他們看了正覺得惱恍迷離。因此種種因素，波蘭人對於我們完全失去了信仰。在一九三四年那年，波蘭的領袖早已對我們說過：「要是你們不止德國的重振軍備，我們唯有被迫而與

德國爲友。』迫到緊急的時候，我們就失却了波蘭的信仰，而爲着同樣的理由，我們也眼見得比利時和南斯拉夫對於我們漸漸離去了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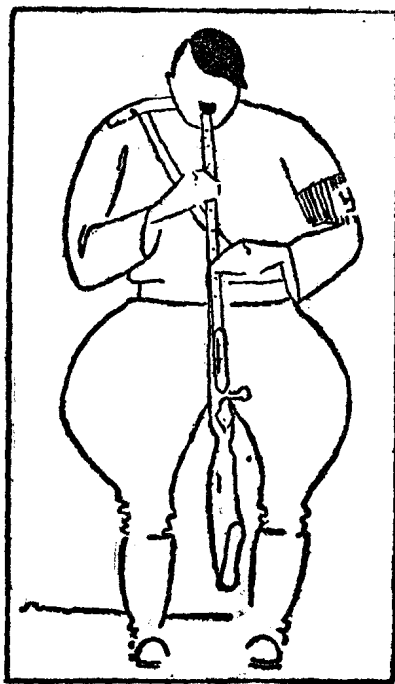
張伯倫

因爲這種外交準備的欠缺，因爲這樣放棄歐洲讓德國爲盟主，英國應負的責任誠然至少和法國所負的責任一樣重大。英國國內有許多有力的團體，聯合限制英國採取奮發有爲目光遠大的外交政策。倫敦的銀行家都關心借給德國的借款問題，他們抱着率直的希望，以爲對於一個高呼祇圖自給自足的國家，是能够和它通商牟利的。又有一羣英國的重要人物，因震懼於赤色恐怖，愚誠地深信納粹主義可以作爲革命的屏障。同時，復有一般智識階級的自由黨人，不惜一切的鼓吹和平和片面的減縮軍備。他們根本不知道軍縮足以制自由主義之死命。這種種形勢合了起來，正給德國以大好機會。

英法的一般人民無疑地是多少覺得自己的弱點的。在一九三八年時，他們深刻地仇視戰爭，這只要在明興會議的當兒就很容易看得出。當時美國關

於明興會議的輿論，都對張伯倫和達拉第加以嚴峻的抨擊；可是美國尙不知其中的真情。美國不明白倫敦和巴黎人民的心理。倫敦和巴黎人民眼見得他們自己沒有防空避難場所，沒有防毒面具，也沒有高射炮，而同時可怖的謠言盛行一時，謂兩噸重的炸彈，瞬息間可以摧毀全城，毒氣可以從天空中散落下來。說起這種謠言的由來，我們是要感謝德國宣傳的效力的。

勇敢殺敵活躍於上次歐戰火線上的人，想到這次歐戰在火線之後，他們的妻子兒女都將遭難，那有不寒而慄之理。所以，明興會議和平的結局，在紐約雖深以爲恥，而在倫敦和巴黎的羣衆却反而熱烈地擁護，慶祝這次外交上的棄權不啻打了勝仗一樣。巴黎市政廳的官



勒 特 希

員竟敢主張把一條街命名爲九月三十號街(Rue de Trente Septembre)，以紀念這次降服的日期。

明興談判的成立，張伯倫是主要的匠人。神奇的命運，使這位曾任伯明漢市長，各公國主席，慣常處理商業事件而認契約爲神聖的商人，面對面和德國怪誕的元首談判。希特勒所相信的唯有對於德國應盡的義務，而且他相信和外國訂立協定，除掉有利於德國人民而外，便無其他價值可言。張伯倫是井底之蛙，比任何一個英國人的識見要來得偏狹，在初次和希特勒會見之前，料不到希特勒是如此這般的一個人物。在他到白吉次開登(Berchtesgaden)的時候，就有一位英國朋友對我說：

『張伯倫實在不相信希特勒像他一樣，是伯明漢商業公司的一員；不過他相信希特勒是孟却斯德商業公司的一員。』

那是確切不移的話。

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在張伯倫和德元首會見後的兩個月，他有一天晚上在法國外交部，對着幾位法國人描寫他在白吉次開登所受接待的情景。希特勒對他說：

『我們單獨談話呢還是當着你隨員的面前？』

『我們單獨談話的好。』張伯倫回答說。

於是，希特勒便帶同翻譯希米脫(Schmidt)士博同張伯倫走進他的臥室。是一間斗大的小室，鋪陳着一張鐵床；牆上懸掛着一張從明興博物院移來的精美圖畫。希特勒的談話口若懸河，張伯倫爲之呆怔且無插言餘地。

『我到哥斯堡(Godesberg)和希特勒二次會見，就碰到他這樣粗暴的言辭，這使我幾乎立刻領悟，拿那樣的語氣而爲繼續談話的開始，是毫無用處的。每隔數分鐘（顯然是預定好的計劃）有一位軍官走進來，以急報遞送與希特勒。『又有兩個德國人被捷克人殺害了，』他滿面怒容地叫喊起來。『所流的血當以血來償還！』看他不知是否假裝的怒火逐漸增加起來，我便對翻譯說，還是停止談話爲妙，這樣我就回轉旅館。因爲我們準備談話的場所是在萊茵河的彼岸，我必須搭乘渡船渡過去。當我退出來的時候，希特勒——繼續用同樣粗暴的言辭發洩着他的怒火——當隨我走出至階前。在那裏，他突然地鎮靜起來，面上的表情也非常迅捷地轉變過來，他注視着萊茵河的流水，用溫軟柔順的音調輕輕地說：『唉，首相先生，對不起得很。我來引你看這美麗的風景——但是目前可惜爲霧所遮蔽了……』從野蠻式的憤怒如此迅速地轉變爲含有詩意性情的人，我是從未見過的。』

有一位會隨從張伯倫到德國去的外交部官員告訴我說，首相這幾次和希特勒的會見，仍保留着一種痛苦的印象，這樣的疾言厲色爲他生平初次的遭遇，所以他即使到現在，在他面前提起了希特勒的名字，「他的面容會變成像小孩子被迫吞服蓖麻油一樣。」但是，張伯倫始終以爲維持和平是他應盡之義務，而且他盼望和平能够成功。

他接受英法兩國男女頌揚他的贈物，不勝枚舉，這都是鼓勵他維持和平的信仰的。法國農村婦女都寫信感謝他，拯救法國得免戰禍，拯救她們的家庭得免轟炸，拯救她們的兒女得免摧殘。有一般種田的法國老婦們並爲他特製手套，用她們粗巨顫動的手寫信給他說：「這是表示使他在飛機中不至受寒……」凡此諸端，給和藹可親溫恭仁厚的張伯倫夫人見了，徒生無限傷感，因爲她是鼓勵他丈夫維持撫循政策的。

然而，自明興會議以後，撫循政策在英國却不受歡迎了。英國雖因爲缺乏陸空軍的準備，不得已而生吞活嚥了明興協定；可是他覺得這帖藥是味苦難吃的，而且認爲這樣做法，不大榮譽。爲免再度受辱，它立刻決定犧牲到底。一九三九年正月，我到英國去作旅行演講，得有機會對英國各地作一遊歷。在那裏，我察出英國的輿論異常激昂，駕乎政府之上。

政府對採行徵兵辦法尙躊躇不決，而民間對採行徵兵却反而有堅強的要求。全國各階級的英國男女都對我說：

『我們決不讓希特勒這人統治歐洲；我們務必具備雄厚的陸軍與強大的空軍。』

我回到巴黎之後，就寫了一篇文章，宣佈英國在二月裏將開始徵兵；當時我的法國朋友都說我在發狂。他們以爲英國在和平時期決不會施行強迫軍役，這因爲是違背英國古來傳統的習慣的。可是，在一九三九年的三月裏，英國果然開始徵兵了。

德軍的進侵捷克，使張伯倫與其撫循政策的贊助者，蒙受重大的打擊，尤其是英國的那位首相深爲震動。他在初時堅決期望德國或不會兼併非日耳曼民族，現在證實適得其反，所以他突然變爲英國最堅決反對希特勒者之一（這是許多人所忽略的事實）。由於這種感情與這種憤怒的影響，他就突然給予波蘭以廣泛的担保。那時我適在美國。我便自忖着：『這當爲戰爭的意思了。』這是事所必然的，蓋德國既欲繼續其拓展政策而進攻波蘭，那末英國爲尊重它歷史上的信義，必然要保持它忠於條約的義務。

英國的敏捷回顧到歐洲政治合作領域，便促成了它與法國更密切的諒解。一九三九年六月，英法協會在巴黎舉行歡宴，英國陸軍大臣裴立夏（Hore-Belisha），法國外交部長龐納

(George Bonnet) 和甘茂林將軍等都會赴宴。裴立夏就乘機宣稱，一旦戰事發生，英國陸軍願聽命於法國的司令長官，且其人選敢說唯有「我們」的這位甘茂林將軍堪當是席。」甘茂林於一片歡呼聲中鎮靜不語。歡宴既畢，我們和裴立夏同往波蘭使館，那裏正舉行盛大的跳舞會。裴立夏的往波蘭使館，意在表示使英波之間成立新的聯繫。

當時一幕悲慘回憶，迄今猶留在我的腦際。是一個美麗的夏綠。使館花園中，大理石人像閃爍於羣星光芒之下；音樂隊奏着華爾滋舞的調兒；布幕上映射着如火如荼的猩紅顏色；草地上簇擁着一羣身穿硬布衣裙的美麗女賓（其中有兩位是德國大使的愛女），正和波法兩國官員作蹁躑之舞。我們大家都這樣想，戰爭已迫於眉睫，波蘭將首當其衝，這次的跳舞會當和滑鐵盧大戰前夕惠林吞在不羅塞爾舉行者一樣。大使公使們啜飲着香檳酒，若無其事地縱談些瑣碎小事，有談論巴斯德(Pasteur)的處女統者，亦有談論計劃往南美洲旅行者。

自此數日以後，裴立夏爲了參加七月十四日的大檢閱，和邱吉爾重復來到巴黎。這次巴黎的大檢閱，正是盛極一時，而不料這也是巴黎最後的快樂日子。法國陸軍從未有比這次檢閱更形壯觀的。我們恭逢其盛，與有光榮。獵兵，輕步兵，海軍陸戰隊，外國兵部隊，馬其諾防線步兵，應有盡有。邱吉爾面露光彩。他說：『感謝上帝，法國陸軍如此壯觀。』那時

候我們料不到這許多精銳部隊的傳統精神，軍事的優長，勇敢的士氣，完全不能發揮威力，這使我們覺得陸軍機械化的設備，幾無價值之可言。坦克車的行列，使觀者心神安定，充滿一腔熱忱；可是觀者對於德國的情形却一無所知。他們不知道德國擁有更多更巨重地裝甲化的坦克車，而使攻擊坦克車炮不能損其毫髮。大檢閱後的下午，裴立夏同他的一位上校副官至涅宜(Neuilly)（在巴黎附近）來訪晤我們。他講起建立英國陸軍的種種困難：

『徵兵是再好沒有的辦法；』他說：『不過這是實行徵兵就可解決，必須定一進行的公式。已經登記應徵的人，我不能完全召集，因為我既沒有設備供給他們，又沒有軍官教練他們。』

『不是上次歐戰的軍官可以教練他們的嗎？』我問。

『他們是不明瞭新兵器的。』

『那末要是明天就發生戰爭的話，有多少師陸軍立刻可以調遣呢？』

『多少嗎？不到六師。』

這數目令我驚駭失措，而尤使我驚駭失措者，數週後我得悉我國參謀部向英國請調軍隊以維持歐戰於持久戰者，只有三十二師。我還記得一九一八年時，英國參戰的軍隊有八十五